

美军击毙IS头目巴格达迪接班人

新华社华盛顿3月25日电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25日说,美军在本周一次行动中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高级头目、“财政部长”阿布·阿拉·阿夫里。卡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军目前正在系统化定点清除“伊斯兰国”

高级领导层,阿布·阿拉·阿夫里的死重创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和境外的活动。卡特当天拒绝透露定点清除行动发生的地点以及美军采取的是空袭还是地面突袭方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原计划捉拿阿布·阿拉·阿夫里,但一架直升机上的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在行动最后时刻临时改变计划,向阿布·阿拉·阿夫里乘坐的汽车开火。报道没有透露

美军临时改变计划的原因及行动发生地。阿布·阿拉·阿夫里又名阿卜杜勒·拉赫曼·穆斯塔法·卡杜利,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伊斯兰国”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接班人。伊拉克国防部去年5月发表声明

尼泊尔“新出路”引印度不安？

尼泊尔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本周对中国的访问引发印度媒体广泛关注。不少印度媒体就奥利此行与中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成果表示“忧虑”,称印度“正在失去尼泊尔”。尼泊尔地理位置相对隔绝,仅有中国和印度两个邻国。长期以来,尼泊尔贸易和物资供应严重依赖印度。按照奥利的说法,尼泊尔去年因印度非正式禁运而遭遇燃油危机后,加强与国际合作成为“全国共识”。那么,尼泊尔与中印两国的关系,真如印度媒体设想的那样“非此即彼”吗?奥利启程前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的一番话或许可以作为答案:尼泊尔对利用一个邻居抗衡另一个邻居不感兴趣,不会打“中国牌”或“印度牌”,而更乐意成为中印合作的“桥梁”,推动三方合作。

访前印度“施压”

奥利20日首次以尼泊尔总理身份对中国开展正式访问。他启程前几天,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外交部长苏什玛·斯瓦拉杰先后抵达尼泊尔,分别与奥利会见。在不少尼泊尔人看来,两名印度外交部门高官此行名义上是出席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外长理事会会议,主要目的却是向奥利施压,挽回其对印度的“离心力”。奥利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内容包括准许尼泊尔经由中国港口开展对外贸易、在两国间修建铁路等。就中尼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过境贸易协定,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卡斯·斯瓦鲁普以强调“印度和尼泊尔关系特殊”作为回应,还试图举例证明印度与尼泊尔间陆上连接紧密且将更加畅通。与此同时,印度驻尼泊尔大使兰吉特·拉伊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次活动上说,传统上印度是尼泊尔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但由于“尼泊尔自身的原因”,未能吸引住来自印度的投资。他倡议印度与尼泊尔共同努力,未来5年把两国的贸易总量扩大5倍。新华社驻加德满都首席记者周盛平解读:“印度官员传达的信息比较明显,即印度是棵大树,尼泊尔只要靠好了,一切都没有问题,用不着费心跑到中国去搞关系。”

封锁引发“共识”

在周盛平看来,尼泊尔与中国关系好坏,对印度而言也许只牵涉其在邻国的影响力大小,而对尼泊尔却是“事关生死”的问题。尼泊尔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度目前达到65%以上。两国间年贸易总量约50亿美元,占尼泊尔外贸总量的三分之二。尼泊尔与第三国贸易进出口货物的约98%要经过印度。燃油等一些关键商品供应,尼泊尔几乎百分之百依赖印度。去年9月,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接壤地区的马德西人因不满新宪法举行示威,进而爆发冲突。印度以此为由对尼泊尔实施了近5个月的非正式禁运,直到今年2月奥利访问印度前不久才解除。这次禁运使尼泊尔几乎处于封锁状态,燃油、药品、生活必需品短缺,经济濒临停滞。不少尼泊尔人认为,这不是印度首次对尼泊尔施以类似经济制裁的手段,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周盛平分析,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民意驱动”,奥利顶着来自印度和国内亲印势力的压力访问中国。出访前一天接受周盛平专访时,奥利罗列了一系列有意与中国开展的合作。他强调,这些合作是“全国共识”,得到尼泊尔“所有政党”支持。

合作三方受益

访华期间,奥利表达了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热情。他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作为中国的近邻,尼泊尔将从这个倡议中受益匪浅。”行前专访时,奥利说,“一带一路”是此次访华的主要议题。尼泊尔希望通过中国,与全世界进行更加自由和广泛的贸易往来,而“一带一路”为尼泊尔的这一梦想提供了新的机遇。周盛平认为,尼泊尔无论是借中国出海口做第三国贸易,还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印度而言,都构不成威胁或损失。由于地理因素,相比喜马拉雅山脉另一面的中国,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交通运输和口岸贸易“传统优势”短期内不会消失。长远而言,中国与尼泊尔合作协议落实也将使印度受益。例如,通过尼泊尔这座“桥梁”,印度北部地区能够与中国西部地区互联互通,“喜马拉雅经济带不再是梦”。

周盛平 邵婕(新华社专特稿)

莎翁头骨真被盗了？！

虽然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的墓志铭上写着“动我尸骨者必受诅咒”,但考古学家说,最新研究显示,他的头骨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被盗了。在英国第四频道26日即将播出的纪录片中,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凯文·科尔斯带领研究团队,利用透地雷达,在不破坏墓穴的前提下对位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圣三一教堂里的莎士比亚墓进行内部探测。这是首次有研究团队获准对此墓穴进行探测。研究人员在莎翁头骨位置发现“奇怪的混乱痕迹”,科尔斯说:“我非常确信他的头骨根本不在圣三一教堂中。”早在1879年就有传言说,盗墓者1794年偷走了莎翁的头骨。后来,有神职人员在距离斯特拉特福德不到30公里的圣伦纳德教堂发现一个神秘头骨,怀疑其属于莎翁。科尔斯也对这颗头骨进行了鉴定,激光扫描显示,它是一个70岁老妇人的头骨。对莎翁墓的探测还显示,他与妻子及家人并没有被深埋在地底,而是葬于距地面不到一米处。墓穴中没有金属,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被裹在裹尸布里直接埋葬的,并没有棺木。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警戒·安保



三月二十五日,警察在法国巴黎的一座火车站外巡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之后,法国政府已增派警察和宪兵,重点警戒巴黎地区的机场、火车站和公共交通系统。

新华社路透

欧洲系列恐袭“关键人物”浮出水面

随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连环恐怖袭击案的调查工作逐渐深入,有关袭击“核心人物”的信息线索开始浮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6日报道,在布鲁塞尔恐袭发生数小时后,一名28岁叙利亚“神秘”男子的照片出现在一份法国调查部门发送给欧洲各国安全机构的公告中。法方调查人员怀疑,这名男子可能正是参与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场系列恐袭的“关键人物”。

在这份抬头为“紧急扩散”的公告中,法国调查人员给出了叙利亚男子纳伊姆·哈米德以及两名布鲁塞尔恐袭嫌疑人哈立德·埃尔-巴克拉维和纳吉姆·拉什拉维的个人信息。根据这份公告,哈米德来自叙利亚哈马省,出生于1988年1月1日。从公告发布的照片来看,哈米德体格健硕、眼睛不大并蓄有短胡须。公告描述说,哈米德“十分危险,很有可能(随身)携带武器”。一名接近法、比两国有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恐袭网络调查的法国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一些欧洲安全机构认为,哈米德“在具体操作层面”参与了布鲁塞

尔恐袭。虽然还没有得到比利时警方证实,但按法国《世界报》的说法,调查人员在布鲁塞尔郊区斯哈尔贝克一栋灰色小楼的公寓里发现了哈米德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而那间公寓正是3名嫌疑人发动恐袭前租住的藏身地。对于哈米德,调查人员眼下正努力整合线索,试图拼凑和还原他最近几个月的行踪以及他和上周落网的巴黎恐袭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之间的关联。《世界报》报道,与多名巴黎恐袭嫌疑人类似,哈米德据信曾于去年9月随大批难民抵达希腊莱斯罗斯岛。巧合的

是,有目击者说,阿卜杜勒-萨拉姆同样也在那里出现在莱斯罗斯岛。调查人员认为,哈米德与阿卜杜勒-萨拉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说,去年10月3日,德国警方曾在乌尔姆市附近拦下阿卜杜勒-萨拉姆和另一名为阿明·舒凯里的男子,采集了他们的指纹。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哈米德据信从希腊来到位于乌尔姆附近的一座难民中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当时难民中心有两人突然失踪,调查人员随后拿着哈米德的照片前往辨认,难民中心不少人认出了他。按比利时检察官的说法,他们曾

在巴黎恐袭嫌疑人藏身比利时欧沃莱镇的一栋房子里发现了舒凯里的指纹。而就在布鲁塞尔恐袭发生一周前,警方突击搜查布鲁塞尔福雷区一栋公寓,发现一本持有人为穆尼尔·艾哈迈德·阿拉杰的叙利亚护照和一张名为阿明·舒凯里的身份证,两者均系伪造。眼下还无法判定哈米德和舒凯里是否系同一人。目前,警方搜寻恐怖嫌疑人的行动仍在继续。比利时媒体报道,警方25日早些时候逮捕了第7名男子。另据德国媒体报道,德方逮捕了两名关联布鲁塞尔袭击的嫌疑人。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比媒曝光“白衣男”身份 系一名自由撰稿记者

比利时媒体《晚报》26日援引匿名消息源称,警方抓获的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嫌疑人之一就是机场监控录像中的“白衣男”,他名叫费萨尔·谢富,是一名

自由撰稿记者。比利时检方当天说,已经以恐怖主义罪名指控一名名为费萨尔·C的嫌疑人,但未证实他就是爆炸前出现在扎芬

特姆机场的“第三人”。另外两名嫌疑人当时发动自杀式袭击身亡,分别是卜拉欣·埃尔-巴克拉维和“炸弹专家”纳吉姆·拉什拉维。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中东 依然嚣张

“伊斯兰国”自2014年6月所谓“建国”以来,一直活跃于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其武装人员在这一地区攻城略地,血洗伊拉克重镇提克里特和摩苏尔,不断扩大地盘,并且在距离巴格达仅有数十公里的费卢杰等地建立据点。自去年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和俄罗斯等国加大对“伊斯兰国”的空袭力度,并配合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的地面行动,使“伊斯兰国”控制区域受到压缩,人数也在下降。按照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截至今年2月,“伊斯兰国”

在叙、伊的战斗人员数量在1.9万人和2.5万人之间,低于2014年5月至8月期间的2万人至3.15万人。面对打击行动,“伊斯兰国”进行了疯狂报复和反击,对伊拉克军事和安全目标以及平民聚居区发动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作为恐怖组织没有正规化军事力量,因此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且会尽量避免阵地战,采用各种灵活战术与围剿他们的各方力量周旋。从最近在叙利亚、伊拉克的态势看,“伊斯兰国”依然很嚣张。

西北非 流窜扩张

北非、西非被认为是“伊斯兰国”开辟的“第二根据地”,当地的不少武装人员在叙、伊参加过实战,包括一些高级头目。眼下,这些武装人员正利用利比亚的权力真空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管控薄弱扩展新的生存空间。“伊斯兰国”眼下已占据利比亚几座地中海沿岸城市,南部沙漠地带及西部海岸地带也有多支武装宣誓效忠。这些武装人员向西可与突尼斯南部、阿尔及利亚山区

地带以及藏匿于摩洛哥一些城市的极端人员串联,向南可与盘踞马里北部的反政府武装乃至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合流,向东可与埃及的恐怖势力联手。美国2015年上半年多次利用无人机在利比亚展开空袭,英法两国今年年初也派遣特种部队在利比亚开展秘密行动。从上述动向来看,这些国家正试图在“欧洲下腹”构筑防范“伊斯兰国”的一条防线,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欧洲 伺机而动

欧洲刑警组织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多达5000名“伊斯兰国”训练的武装人员已进入欧洲境内。另外,“伊斯兰国”还在欧盟和巴尔干国家拥有规模较小的训练营,主要用于培训成员掌握作战、生存和反审讯等技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欧洲的恐怖分子有一些是从“伊斯兰国”控制的伊、叙地区回流,藏匿于当地的移民聚居区,另一些是欧洲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长期失业,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受极端思想蛊惑。不少极端人员处于“休眠”状态,伺机而动。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问题专家沈孝泉认为,布鲁塞尔22日的恐袭印证了这一点,警方抓获巴黎恐袭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后仅3天,“伊斯兰国”就再次策划恐袭惨案,显示其行动能力、破坏力不可低估。沈孝泉还指出,阿卜杜勒-萨拉姆在布鲁塞尔躲藏4个月之久才落网,也说明极端势力在布鲁塞尔乃至欧洲不乏同情者和支持者。

东南亚 初现雏形

今年1月,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多起爆炸案造成至少7人死亡,17人受伤,“伊斯兰国”随后认领袭击。这一极端组织在东南亚的动向引起了东盟各国的警惕。在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阿布沙耶夫与邦萨摩罗伊斯兰自由战士组织的部分武装人员已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按照美国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的说法,印尼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与“伊斯兰国”有资金往来。另外,越南、马来

西亚、泰国现阶段已经出现招募本土和地区内人员前往“伊斯兰国”的隐蔽通道,各国政府正加大对其打击力度。一些长期跟踪东南亚恐怖活动的观察人士指出,尽管这些组织眼下没有相互联系,但通过“伊斯兰国”的宣教和捏合,这些组织可能结合本土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形成一个各有分工、各有侧重的恐怖网络。记者张远 邵杰(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盘点“伊斯兰国”势力图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22日遭遇恐怖袭击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立即认领。虽然这次袭击与“伊斯兰国”的关系还在进一步证实中,但从已经公布的情况看,这次袭击由“伊斯兰国”策划指挥,并由其成员或支持者实施的可能性很大。这显示,虽然近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遭遇围剿,但仍有实力在其他地区策划并发动袭击。国际社会急需在各条战线加强协同作战,才能有效打击“伊斯兰国”势力,取得反恐战争的决胜性胜利。